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未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良曰贊亦論之通稱

公孫弘下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鷓鴣雀

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漸進也言鴻鳥能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此三人皆有大材

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於俗人所薄鷓鴣雀小鳥喻俗人也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鷓之志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



致此位乎

向曰公孫洪牧豕海上徵賢此對策擢第拜博士遷丞相卜式牧羊以家財助邊上拜中郎遷御史大夫

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劉棻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年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

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

而歎息

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及如前人不能及也蒲輪徵隱之車枚生枚

乘也主父偃上書闕下引見歎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以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群士慕響

異人竝出卜式拔於芻牧引羊擢於賈豎

古曰芻牧

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計為侍中善曰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翰曰衛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潼衛媼通生青後擢為侍中是奮起於奴僕

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上拜為馬監虜獲也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

已銑曰曩昔也傳說代胥靡板築躬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為相寤戚飯牛於齊門桓公見而用之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明已辭也

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倪寬

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篤行則石建石慶

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其孝謹也此二子皆以孝謹官至二千石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奮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

貞則汲黯卜式

濟曰質正也貞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善曰

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城固至他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銑曰二人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張湯人至中大夫張湯音節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善曰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下閔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蝶黷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濟曰李延年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奉使則張騫將帥則衛青

霍去病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受遺則霍光

金日磾濟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鈞弋子君行周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磾曰磾亦曰臣不如光也受遺

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繼脩大業亦

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

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銑曰蕭望之脩齊書梁丘賀善易夏侯勝理尚書韋玄成脩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竝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善曰漢書曰蕭望之脩齊詩事同縣后舍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脩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



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  
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 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章諫諍見幸於帝 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濟曰張安世為車騎將軍趙

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並有名稱 善曰漢書曰

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

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

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

年張敞之屬 良曰黃霸為揚州刺史王成為膠東相龔遂為渤

壽為東郡太守尹翁歸為東海相趙廣漢為京兆尹嚴延年為涿郡

太守張敞為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 善曰漢書

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

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

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

風又曰召信臣字翁歸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

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

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

郡太守道不拾遺 趙張已見西征賦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

###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于令昇

銑曰何法盛晉書云于寶字令升新蔡人  
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政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  
官作此論以論之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  
令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  
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 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

人事所能致之 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非

馳高誘曰代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

更也謝次也 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  
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故

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

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

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

鴻黃山及以壹

善本作民也

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

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

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

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

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

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

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之義大矣

哉良曰言各遂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言也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

其事命善本命上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翰曰

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

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於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

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銑曰言終始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

晉紀摠論一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摠論矣

于令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

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

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

輿軫驅馳三世

初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調文帝時為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

掾也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

性深阻有如城府

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

拔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

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故賢愚咸懷小大

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

向曰懷來畢盡也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大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

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

其事

濟曰鄧艾為典農宣王見而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隙卑細貌州泰先任荆州刺史裴潛從事潛每使泰詣宣王由此

各盡其事也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

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

由此為宣王所知

故能西擒

善本不

孟達東舉公孫淵

歷充豫州刺史

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

而平之擒執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

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

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

夷曹爽外襲王陵

翰曰夷滅也曹爽與宣王俱受遺詔輔政爽恣橫日甚宣王奏廢之後有反狀夷三

族太尉王陵謀立楚王彪宣王舉兵襲於壽春陵乃面縛而降善

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恣橫日甚高祖乃奏事

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

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王非明帝親生且不

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

神略獨斷征伐四

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法言云湯武桓桓征伐四克四克謂

克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法言云湯武桓桓征伐四克四克謂

克於四方善曰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

武桓桓征伐四克也維御群后大權在已

向曰維持御使也群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

高祖也善曰春秋孔滿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濟曰諸葛亮蜀相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



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

寒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

立也翰曰世宗景帝也宣王薨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文帝也世宗薨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善

曰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

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太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善本序世

宗承基太祖繼業在軍旅屢動文上

立豐亂內欽誕寇外此二君俱為亂欽則景帝將誅而奔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立謀廢大將軍世宗聞

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立

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

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

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

征扶之斬誕首夷三族也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向曰潛

兆見也也幾微

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

烈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人以

烈明前帝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

前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鐘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

唐蜀地名善曰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鐘

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

三關雷埽劉禪入臣翰曰三關謂蜀有陽平關也電埽言疾也劉禪蜀主也入日謂降也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白水關此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埽

作府

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紀耿純說上

始當非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謂祭器之物善曰于寶晉紀曰

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

名器崇於周公權制

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周公



伊尹也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濟曰尊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 善

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善

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言重則 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翰曰弛緩也斷決也 善曰論語曰君

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 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 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

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人人忘其勞說以 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 向

之大民勸矣哉 聿猶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戰國

之艱苦輯和也 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腹心不同

公卿異議 濟曰腹心謂近日也異議謂張華王 納 善本納上

善本善上 羊祜之策以善 有從字 為眾 良曰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上納其策以從

人之所善 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

家之盛疆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

欒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 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 善本作

眾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 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 善本作

群議而杖王杜之決 翰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

預之決 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

業淫且勸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卑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 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銑曰三峽山名桂陽郡名 善曰左氏傳晉鮑秦輸之粟命之曰汎

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

峽左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鞏齊侯不 役不二時江湖

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 善本一作

湘字 來同 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

謂竝歸晉 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

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

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輿禡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

同 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

域班正朔於八荒 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

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



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善曰漢書曰賈捐

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

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

畝仁旅草舍外閭不閉畝之中不叔如鳥之棲宿耳舍宿

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

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

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畎畝毛詩曰召伯所茇

毛萋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

如善本如上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銑曰言禮義大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

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

之諺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窮人非

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曰世善本作之一時矣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

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可謂

百代而有一時也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武

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武

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

近也駿為不傳作亂被誅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黜為庶人母謂惠

帝丹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

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築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

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觀譖二公欲為廢立之事楚王瑋

殺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使

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收瑋付廷尉伏誅善曰干寶晉紀曰

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

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

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

之邵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

都王兄弟歲構邵如閼伯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隳戮辱



之禍日有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巔仆墜落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善曰毛詩曰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

謠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墉城易其號為太上皇時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善曰臧榮緒晉

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於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

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良曰人不見為德但聞為亂善曰

朝為伊周夕為桀左氏傳上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善曰

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

蟲之赴火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

首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

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

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

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如蟬之赴明火也

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向曰混同淆亂庶眾也失才失賢才

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善本作解紐濟曰為惡

名是各實反錯也網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國政迭移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

門無結草之固良曰迭更也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言亂人

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攔閔人善曰漢書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

草以元杜回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翰曰李辰石冰二人

徽起兵為亂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

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囉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王石冰

應之石冰略揚州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銑曰劉淵以維

郡縣自稱王王彌延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善曰干寶晉紀

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那縣自稱王又曰王

彌攻東莞東安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

郡復攻青州



帝失尊山陵無所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劉粲所破化成

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云

山陵無所善曰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

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

何哉樹立失權託付

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齊曰失權為樹立

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為政也言晉亡

在於此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

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

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

詔淵領北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

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

眾非吳蜀之敵也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

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善曰

脫耒為兵裂裳為

旗非戰國之器也向曰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耒農器為干

誼過秦論曰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

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

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

無芥字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

象也擾亂也驅群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

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

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

曰高祖舉秦如鴻

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

猶不獲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王晏敬陵王楸其餘官僚僵尸塗

路不可勝數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

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

后嬪妃王虜辱於戎卒豈

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

女選四十九卷



不哀哉

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

善曰孫盛晉陽秋

模妃劉氏賜

胡張平為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

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

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

傾是其常勢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言愛惡利害相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

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

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若積水于防燎火

于

善本作

於字原未嘗暫靜也

蓄流水之陂尚書

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

可以爭競擾

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古先哲

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

大災而不尸其利

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百姓皆知上德之生

已而不請浚已以生也

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

人以自養 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是以

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櫛鬣北林龍魚之

趣淵澤也

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

善曰毛詩曰鷦彼晨風鬣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鬣歸之順

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向曰聖人應天順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濟曰設禮文以

以威小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謹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

良曰喻曉也言敬示善惡

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

以固之故眾知向方

翰曰求明察之久以為官人君厚慈愛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 皆樂其生

而哀其死 善曰鷓冠子所謂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 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善曰

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歧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 廉恥篤

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 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曾懷

記曰惰慢邪僻之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

以害義 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

無求生 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

乎 良曰干犯也紀綱紀也秦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響應而亂言人

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

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 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

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

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 善曰文子曰 是

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

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 向曰言

僻之主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 善曰左氏傳韓厥曰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

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

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

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

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

天下 善本作 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姓也

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植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

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 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

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武之功起 於后稷 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

我蒸民莫匪爾極 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

稷而得中 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立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

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

言反 其性 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郇 胎家室 成也言后稷教人

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郇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郇

使無變改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立曰粟

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 封於郇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

郇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糴于橐 託

于囊 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郇不忍使與鬪乃弃郇之幽

大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立曰為狄人所迫 陟則在嶮復

逐不忍鬪其民裹糒食囊之中弃其餘而去 降在原以處其民

濟曰陟外也嶮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 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嶮小山別於大山者也

鄭立曰田原而升嶮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 以至于大

為我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 大王王季父也迫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鬪也杖策猶杖

杖也 善曰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

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 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 故其詩曰來朝走馬

率 善本作 西水滸至于歧下 翰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

下 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立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 也循西水涯滸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滸沮之水而至歧下 周民

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 銑

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歧如歸

市 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

山邑於歧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居 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向曰言所

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歧下百姓扶老攜幼 每勞來而安

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集之 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

乃畝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曰

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

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立曰時耕曰宣

以至於王季能

猶其德音翰曰王季大王之子也猶猶繼也言能繼大王德政

君載錫之光善本有也字銑曰京能類善也言能明善為君長

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福向曰翼翼恭敬貌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善本有也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善本有也

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耆

黃髮老人也言能親力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

而其後妃善本作躬行四教翰曰四教一曰婦德二曰

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銑曰師傳女師

浣之衣也煩辱謂脩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

也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経女

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善本有也字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

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

是以漢濱之女守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濟曰詩曰漢有游

女不可求思又肅



蕭克買施於中林剋剋武夫公侯腹心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

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亟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

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善本有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

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翰曰言文王為

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善曰論語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

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

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善曰琴操曰崇侯

謂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

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共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也未盡善

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齊曰遭變謂管

蔡派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善曰毛詩之月序也故自后稷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本始於安民凡十五王世脩

德業至于文王始平之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明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善曰國語曰

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

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



亞圍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  
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  
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

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善本有也字翰

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善曰潘

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

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

其安人善本作民字立政者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

度之一致也揆度也善曰文質已見上文安人已今晉之興

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為為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

傲慢以便當時是不足及公劉脩仁恩也善曰左氏傳受遺輔

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

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良曰

芳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遣歸蕃于齊太甲立伊

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

亳也亳太甲都也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

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

於車也冲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

成王反明君之位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

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

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

曰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二祖逼禪代之

期不暇待三善本作參字分八百之會也銑曰二祖謂太祖

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

暇如武王與兵而會諸侯也善曰二祖景文也是其創基立

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

乏不二之者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曰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老為宗而黜六經

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

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善曰于

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

善本作儉字銑曰虛薄虛談

善本亦作儉字銑曰虛薄虛談

行身者以放

濁為通而狹節信

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

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

進仕者

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

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

當官自有以望空為高而笑勤

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恪

蘭薰之器

是以目三公以蕭欐之稱標上議以虛談

之名

良曰言時名目三公比曰蕭然自放欐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

議虛談也

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毋糾邪正皆謂之

俗吏

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也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

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鄭啓

出趙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

銑曰倚仗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向無

若夫

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

黜

善本作以為灰塵而相詬

候病矣

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為病者善曰尚書曰文

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

之塗選者為人擇官

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

之實情慝奔於貨欲



官者為身擇利

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慝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趣

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為人擇官也

而秉鈞當軸之士

身兼官以十數

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也

善本無也字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善曰

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

越不拘資次

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

悠風塵皆奔競之

善本有士字向曰悠悠遠貌風塵喻穢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善曰孔

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列官千百無讓賢

之舉

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善曰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良曰劉寔字子真疾時貪競著崇讓論而時君不能省察善曰十寶晉紀曰

詩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子雅制九班而不

得用

翰曰劉頌為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

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銑曰傅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

百僚多不見從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

櫛織絳金皆取成於婢僕

向曰櫛梳也織絳理繒帛也言皆委婢僕而為之善曰禮記

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織絳織絳見下句

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

中饋酒食之事也

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

事矣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絳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先

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

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

有黷亂上下

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夫父曰舅夫母曰姑反易剛柔謂陵夫



之政勝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勝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父兄不善本作弗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

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

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銑曰鑿契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

國之將亡本必先誥其此之謂乎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

教崩弛之所由也善本無也字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為達人則知禮教崩弛也弛廢也 善曰千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更純賈充之爭善本作事字而見

師尹之多僻良曰賈充饗衆官更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純祖先為五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此言相答也師尹大臣也僻不至也 善曰千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更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也俗傳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考平吳之

功而善本無而字知將帥之不讓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 善曰千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

具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銑曰悟覺也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

戎狄疆曠歷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為患宐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釁 善曰千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疆曠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

覽傳互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之邪

向曰傳玄上書云使天下無復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元克已為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

入私門以此言則知百官邪僻也善曰于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

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

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於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

猶剋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

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傳咸之奏

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濟曰核考也傳咸奏曰臣以貨

神論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也善曰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

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宐深絕又曰晉襄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

論左氏傳曰取郟大鼎于宋臧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

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

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

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平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

之於聲樂翰曰平王之時平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善曰左氏傳曰初乎王之東遷也平有適

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

為之痛哭

銑曰范燮以君剋敵無禮乃使祝宗祈死賈誼上疏

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

為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向

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向

晉室禮樂崩壞賈誼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

德而臨之乎善曰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

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濟曰賈后惠帝后

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春女賈后妹也相助為姤忌姪亂

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一婦人也善曰于寶晉

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

懷帝承亂

善本無得位之亂也



謂東海王越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摠兵輔政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

虛名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善曰

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 天下之政既已

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銑曰去謂去晉室也雄

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

南昌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善曰徐廣晉紀曰太

作之合載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濟曰望氣者

也豫章郡名善曰于寶晉紀曰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善曰毛詩曰維予小以愍懷之

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善曰毛詩曰維予小以愍懷之

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遷興遞廢能者用事 以愍懷之

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翰曰惠帝立愍懷為太子賈后無子廢太子矯詔而殺之武帝子欽

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固驕矜士度

攻固縛於帝前河間王顥欲廢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為顥所

誅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善曰王隱晉書曰

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

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醜殺賈后

帝詔諡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

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

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

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

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子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

之於業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固相攻固敗縛

征連戰敗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

走遂誅之善曰于寶晉惠紀 識云滅三王之

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諡曰 識云滅三王之

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 識云滅三王之

後有少而善本作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

南乃得善本得下 明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善本有得

位於長安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銑曰誠驗也謂驗於前事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明也 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

崩諡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

左丞相 善曰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數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

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摸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

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

辱及身 向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建立也 豈

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引道非道引人

者也 善本作乎字齊曰帝天也言豈天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引道 善曰毛詩曰上

帝臨汝無 貳爾心 淳耀之列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

皇帝 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

於東晉也 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

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善本作以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

負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布務事也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

為正妃餘二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



九人周人上法帝學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齊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善曰毛詩曰靜女其變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輶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淫其色**  
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銑曰皇后立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之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閨房肅雍險詖**

善本作險詖

**不行者也**

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詖謂不行險詖私謁之心

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

**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警**

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警

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

**周室東遷禮序凋敝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良曰東遷謂平

王東遷洛邑也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維色周室微諸侯以彊并弱

**齊桓有**

**如夫人者六人**

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羸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羸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外戎女為元妃銑曰晉侯欲以驪姬

為夫人驪姬戎人之女元大也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

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昨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終於五子作亂冢嗣**

**溝屯**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姬譖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冢長溝遇屯難也善曰

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

**衣裳**濟曰爰於逮尺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失明暗之節善曰毛詩曰綠

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

**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

也三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后妾夫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皆奢釐**力之切翰曰漢因秦

流內制皆循理釐理也善**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

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

**無辨**銑曰帷薄謂閨房也謂牽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衾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污穢

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毋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

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

**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自武元之後世**

**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

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各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姪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善曰班固漢

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妖倖毀政之符外姻**

婕妤好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

-5 140 35 940" data-label="Text">

**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濟曰言妖麗取幸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



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良曰言斲斫雕鏤却為朴素也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

園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

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竝無爵秩

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

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

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以字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

慎聘納詳求淑哲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

綵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

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

令善闔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沈溺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

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善曰如淳漢書注

曰田令者前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濟

帝第一令雖御已有度而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

防閑未篤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善曰毛詩序曰魯文公不能防

開文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第五子也炘丁達切恩隆好合遂忘澆蠹自古

雖主幼時難善本作王家多豐委成冢宰簡求忠

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澆機蠹蟲冢宰大臣也重器

天子位也善唯秦芊爾名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向曰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善曰史記曰秦武

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冉也嬴秦姓善曰史記曰秦武



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毋禁人姓芋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安絕權歸女

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閻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

臨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

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與立之又曰靈

帝諱宏父萇解濟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

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喜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

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

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

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

定策帷幄委事父兄貪孩童重以久其政抑明賢

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

臺之上家纓纒紕於罔犴岸之下良曰奔帳也孩立里小兒也言皆貪久

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弼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

見天下纓纒也纒墨索也紕擊也罔犴獄名善曰范曄後漢書謝

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

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纒紕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宐行宐獄

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翰曰踵足也軛車轆也連足繼路

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

車純軌王隱晉書曰劉劭商貨繼路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

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善曰

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向曰詩云赫赫

宗周衰妙滅之書曰北雞之晨唯家之索言此歎與漢略同一理耳

探理也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衰妙滅之毛萇曰滅滅也尚書曰

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烈善本作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

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竝列乎善本作篇濟曰

行迹

唐



謂所行之事

正號謂嫡后 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

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

善本係

上有則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

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事之事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別繫皇后

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

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九

小字頽補寫戊申正月







